

第一集

九山演义

万国超 著



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人民出版社

目录



第一回 1

观音圣母卖仙桃 狮子莲花朱提宝

第二回 13

显武随父游九山 肖蠡大怒生杀气

第三回 24

肖蠡深夜拜双师 白玉狙击刘十四

第四回 35

刘十四两杀回众 温家郎设宴害人

第五回 46

丁显武教子练奇功 万照轲拜领镔铁甲

第六回 57

肖蠡谋杀丁显武 照轲独胜恶肖蠡

第七回 68

师娘含恨呕血去 国正躲灾入丽台

第八回 79

丁国正窥视匪群 刘锴削盟结甘山

第九回 90

妙药难医相思病 良言苦劝醉丈夫

第十回 101

刘匪两截天生桥 甘山拦路自遭伤

第十一回 112

罗队长贪生降匪 匪首潜入乐马厂



第十二回 122

“三侠”惊见妙窃手 “七义”同投刘锺削

第十三回 133

刘锺削一掳乐马厂 朱卣圭疯唱破业歌

第十四回 143

匪寇火烧大鸣嘲 乡民盟誓抗匪帮

第十五回 153

兄弟夜探掳财路 丑女两遇貌美郎

第十六回 164

桂桃翠智配段烈文 刘锺削两掳乐马厂

第十七回 175

万嫫章刀杀匪徒 民众大败刘锺削

第十八回 185

万嫫章大闹县衙 丁国正身患重病

第十九回 195

丁武师临终数英豪 妖奶奶智斗段烈昌

第二十回 205

憎锺削强奸袁莹凤 笑甘山安抚亲表妹

第二十一回 215

官军三打刘锺削 匪首巧计骗招安

第二十二回 225

汤恩普智诛刘锺削 付震堂勇杀罗铿铖

后 记 235





歌曰：

天昏昏，地沉沉，世间生恶人，民众临刀灾，
遍地有血痕，满山杀气惊破胆，尸首滚滚处处
横，可怜多少男儿汉，起义救民遭死刑，好人死
后有好子，子成大器遇太平。

观音圣母卖仙桃 狮子莲花朱提宝

此书中的九山，生得偶立成形，树木成林，林里修有房屋，屋里住满彝民，彝民吃着山中所生的食物过到汉代时期。突见山中生有百种宝矿，喜得彝民欢蹦起舞，欣然地沿着矿源，开采一个狮子莲花洞，洞里产出朱提银，成为朱提大山，也是云南省滇东北的名珠宝地。

且述彝族人民就在朱提山中，专产朱提银，建起座繁华的营寨，又广招人马，日子过得红红火火。乾隆五年，才将九座大山，凿得满山是洞。只见洞中之矿，遍处都是，如琳琅满目的珠珠库一样。兴集万余人众，遍凿通衢之路，骡马徘徊若蚁，夜起





灯火如星，形成昼夜难分的光明世界，誉满天下，众人又将朱提大山改名为“乐马厂。”

但这乐马厂成名之后，万余人众获银甚多，便在山中修起寺宇台阶，彩画栋梁塑像，精雕古物若生，美培景木花草，广有戏女娇声，长鸣歌舞台中。正是：乐声不断舞场里，珠宝传遍九州城。山中露出珍珠库，世上就有万人福。

却叙万余人众在这乐马厂产银乐业；共享平安之福，直至嘉庆五年，方才采空山里的朱提银矿。只见矿源生如万串珍珠埋于山中一样，处处的窟窿相连，洞巷乱如万条羊肠，矿山空若一堆蛋壳，也如一座层层叠叠的地下城市。但这万余人众采空山中的朱提银矿，壁上搜彩余剩之矿维持生活。将矿山挖如一个抠空瓜瓢的葫芦。又有很多人众住入矿窟之中，设下很多“鑫”字门铺，铺前都有蓬灯，照着熙熙攘攘的人群。咸丰八年冬月十二日，山外的人众见一良女走入洞前，身穿古朴长衣，手提竹篮，喊卖仙桃。众人疑是外人造谣。惟有少数人感到冬天还有仙桃在世，就如日里生星一样。便出洞门一看，果见一良女提着一篮仙桃而卖。众人正想掏出银钱去买仙桃之际，忽闻矿山发出轰隆隆的崩裂之声，只见一座山峰崩塌。浓厚的尘埃飞上天空，溢出岩石相碰的硫磺味。惊得众人口不能合，捂鼻而视洞前的良女，忽见那良女恸然哭曰：“不买仙桃就皆死，众骨枯在矿山中。鲜血应溅九十年，才罢干戈无祸踪。”哭罢走入尘埃之中，去得踪影不见。

却叙山外之众，见那良女去得音容已杳，恍若做梦。只得揉揉双目，振振精神一看，仍不见那良女之踪。惟有矿山的崩塌之声吵如恶雷灌耳，尘埃直从地上连齐天空，形成一片广袤的黑暗世界，也如阴气森森的夜空一样。众人目呆口哑地看着天空纷飞的尘埃，又看看矿山之麓。只见山麓漾出鲜红的血水，流了七日七夜，才化成水流。





众人看着血水化成湍泉后，方才昂首仰视山上，只见矿山塌如一堆裂多缝广的花形馒头。众人睹得大哭一阵，正不知往何而去为妥？只见一条大汉穿着金盔金甲走来，生得胡须满面，口里叹曰：“你们逃出洞来，求得一条生路，皆大喜而笑，却不能如此泣哭而悲。”众人突然止了泪水，惊疑不安地跪在地上说道：“我、我们先见一良女喊买仙桃，救了我们之命。如此又见您身穿金盔金甲来宽慰我们，我们就不知您是人、还是神仙？”那汉叹曰：“你们已弄糊涂了，我却是人，本人姓丁，原来任彝营之中的掌库主簿，就有很多人众将我呼成管事。但我如此见得矿山一崩，就有你们的泣哭之声，令我心中不安，方来安慰你们，以免你们久悲而衰身。”众人恍然大悟，齐声说道：“原来如此，您却是彝营之中的丁管事，您如此来见我们，只欲管事返回营中，为我们找番事业，以立我们之身。”丁管事点头而允，慌忙调身返回营去。且述丁管事来至彝营之中，只见彝众身披黑毡，坐立不安地说：“管事去此一趟回来，只欲管事保驾我们进入大寺，以求未来先知之卜。”丁管事点头而允，慌忙挎起一柄镔铁剑，跟在彝众之后走出彝营，来至一座大殿之中焚香拜佛。见一发须如雪的高僧吟道：“阿弥陀佛，善哉、善哉。你们来此，想求何事？”彝众答曰：“我们见一良女人来喊卖仙桃，不久便塌了矿山。如此不知那良女是何神仙？方来乞求高僧解释一番。”那高僧曰：“依贫僧之见，那良女却是救苦救难的观音圣母。但她喊卖的‘仙桃’却陷有‘先逃’者生、‘后逃’者死之谜。”彝众方才恍然大悟，又望着高僧询问：“从此以后，乐马厂还有破而复兴之吉吗？”高僧摇头吟曰：“依贫僧之见，你们应该三思观音圣母的哭诀，就知未来之事也。”彝众摇头不知。那高僧又道：“观音圣母的哭诀皆是：‘不买仙桃就皆死，众骨枯在矿山中。鲜血应溅九十年，才罢干戈无祸踪。’”彝众仍是摇头不解其意。那高僧叹道：“你们既然不知，贫僧就细说一番。若依观





音圣母的哭诀看来，乐马厂一垮，就有九十年的血战，才有平安之福。因此敢说你们现在，仍要先逃，才有脱凶化吉之好。”彝众听得愀然怒曰：“岂有此理，乐马厂却是我们的养生之地，如此焉能弃了此地而往异境去为难人？”那高僧道：“你们既有不走之意，贫僧就告辞了。”言罢走入神帐里去。

且述丁管事立在彝众之后，只见高僧返入帐里，方又护着彝众返回营中。只见彝众搬来三坛白银，说道：“管事，你是汉族，与我们彝族却有离分之患。如此矿山已垮，我们只赐你三坛白银，你领去镇守狮子莲花碕，以后又再见面而行为妥。”丁管事慌忙跪在地下，口里叹道：“我是你们的使唤之人，依你们的言语而行，才合道理。”言罢站起身来，只见妻子穿着红袍，领着一个十余岁的男孩走入身前说道：“我们是汉族，却不能在这彝营之中过上一世。如此去选一个安身之地，才有晚乐之好。”丁管事点了点头，只得领着妻子，搬起三坛白银，来至狮子莲花碕之前，靠着碕口修起一栋草楼，领着妻子过了数日之后。蓦见一条壮汉手拎衣裤，赤条条地闯门而入。丁管事突然怒道：“你也是人，怎么不穿衣裤？”那汉曰：“人不穿衣，虽不好看。但好看的衣裤穿在我身上，就有五颜六色的花纹遮遍我的身心，你就不能看清我的真心实意。”丁管事道：“既然如此，我已见得你的身心清白无污，你就穿上衣裤，让我再看一番。”那汉忙将手中的衣裤穿在身上，振振精神：“我已穿上衣裤，不知管事将我视成何等样人？”丁管事：“我看你的身心清白，而穿的也皆无污点，你是好人。”那汉道：“我既是好人，也只聚世上的好汉。”丁管事道：“既然如此，你看我是好汉吗？”那汉道：“你虽是好汉，但你遇这乐马厂一垮，就弃彝营来至狮子莲花碕里居住，却如失群成单之雁，心中必有不安，”丁管事听得无可奈何，羞愧地说：“我从彝人之营来至此境，失了掌库之权，就如脱毛的凤凰，不知以后要愁多少年？也不枉你不穿衣裤而来戏弄我





也。”那汉冷笑一声，并不多言，只得调身走出门外。丁管事长叹一声，不解地问：“你是何人？怎么来至我家里说了一番言语？就想轻易而回？”那汉站在门外，回过头来笑道：“我已让你看清我的身心，但你一直怕我起心弄你，我就想走，而说不出真心话也。”丁管事道：“你既无害我之心，就讲出你的来意。”那汉叹曰：“我近闻管事来至此境，心中却有一场大喜之趣，方才来见管事一面。如此见得管事掌过大权，方将我看成你的眼中之钉、脸上的刺，令我懊悔不安。只恨我自己是个小人，殊不如管事之能，因此只得愧走为好。”丁管事叹曰：“原来如此，只因我的心情不好，出言冲撞了你，你就不能与我见过，请你赶快进屋来。”那汉点头来至屋中坐下。丁管事又道：“你如此而来，心有何事？”那汉笑道：“我见管事来至狮子莲花碕里居住，与我只隔百步之遥，应有睦邻之好，因此来见管事一面。”丁管事点头笑道：“既然如此，可我不知你姓甚名谁？”那汉笑道：“我是汉族，原是江西省、南昌府人氏。原有望银思富之意，方才来至乐马厂。如此见厂一垮，我就不能返回江西，只在此境安居乐业。但我心中忘不了江西之好，只欲众人将我唤成江西人为妥。”丁管事点头笑道：“你说得正是，我见这乐马厂之众，都是万里之外而来的人。如此见厂一垮，就不能返回家乡，只得弃了三亲六戚，无可奈何地在此安居乐业。”江西人点头叹道：“依我之见，这乐马厂之众，只有管事的武功高强，能回家乡。但不知管事又因何不走？却想在这莲花碕里住一辈子吗？”丁管事叹曰：“我来至乐马厂，就有盟誓不回家乡之意。”江西人不解地问：“管事不回家乡，必然看中乐马厂的银矿。但这银矿大山，塌成破陋的荒岭，还有什么可贵的呢？”丁管事摇头叹惜：“你疑错了，我原是南京人，因在南京当官犯了死罪，方才遁往乐马厂来，打败很多穿越之贼，才被彝家荐为宝库里的掌家管事。如此垮了矿山，彝家虽然撤了我的管事之职，将我调入莲花





洞里，我就在这莲花洞里隐上一世无妨。”江西人恍然大悟，点头叹道：“你原来来至乐马厂，却是为了避难。但你在这乐马厂成了彝家的管事，这是彝家的心腹人，如此不知彝家因何而分心弃你？”丁管事曰：“我是汉族，与彝家相处，只能在工作上联成彝家的心腹人，但在心情之中，终有离分之患，因此没有久台之缘。”江西人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说：“原来如此，我见彝族在这乐马厂任了产银的主人，就将后来的回族暨汉族之众压成奴才之用，真是欺人太甚。”丁管事曰：“当今之事，就是一人发财，众人遭殃之世。”江西人听得蓦然站起，忽又坐下，噬牙怒曰：“自咸丰以来，朝廷腐败，形成强盗成群之世。如此敢说我来在乐马厂获得三撮箕银两，却不敢带着银两回家，只怕途中遭害，方才困在此境不走。”丁管事曰：“如此看来，你也是个心有忧愁的人，只欲你长来在我家里讲古论今，以解心中之懣。”江西人点头笑曰：“管事说得正合我意，但我来至乐马厂，数年不见一个亲人，令我心中好生忧懣。如此见得管事与我结成睦邻之好，又令我心中添了几分喜气。”丁管事曰：“既然如此，你的年龄大我几岁，我叫你兄长，才合道理。”江西人点头大喜。丁管事忙让妻子炒来肉菜，摆入桌上，又去取来一瓶好酒，斟满两杯。丁管事才将江西人领入席上，畅饮一阵，只见江西人欣然大喜，饮得酩酊大醉，方才踉踉跄跄的站起，拱手辞了管事，走出门去。

且述丁管事看着江西人走后，只在屋里闷坐一阵。蓦闻门外的风声突起，忽见一条黑影正从门外飞过。丁管事惊得长叹一声，慌忙走出门外一看。只见那黑影有两丈多长，长条条的飞上景木之颠，直从杪上飘然而过，由近至远去得踪影不见。

丁管事看得冷笑一声，正在仰天而叹。只见一獠面大汉从远至近的来在眼前，身穿漆袍，手挥褶扇，头顶斗笠，口里笑道：“管事之叹，特因何事？”丁管事曰：“我叹、我叹眼前的事，必





有大乱之患。”那汉询曰：“管事的武功超群，又有镇守乐马厂之能，怎么会有大乱之患？”丁管事叹曰：“你只知我的武功超群，却不知适才那条黑汉从我眼前飞过，却有慑我之意。”那汉摇头笑曰：“管事疑错了，那条大汉却是汉族，姓刘名十四，武功虽然高强，但不敢慑管事也！”丁管事点头叹曰：“你既然知道那条大汉是刘十四，那刘十四从我门前而过，有何意？”那汉笑曰：“不瞒管事，只因刘十四有神偷之历，昔见彝家欺压回、汉众人，就长期盗窃彝家的珠宝。现在只因矿山一垮，彝族就弃了管事，怒得刘十四疯狂不安，却想集起回、汉之众，向彝族挑战，因此不敢威慑管事。”丁管事曰：“我见刘十四所为，却有民众遭殃之患，不合天理良心。”那汉摇头笑曰：“管事只知天理良心，何不知回、汉之众来至乐马厂，化成彝族的奴才之辈。如此矿山一垮，回、汉之众就在荒山中，生活过得冻饿不幸，将来必有群蜂无王之乱。因此只得联合回、汉之众，夺取彝族的珠宝，才能养活回、汉之命。”丁管事长叹一声，无可奈何地说：“既然如此，你与刘十四却有同谋作事之机，但我不允你们的残杀之意。”那汉笑曰：“我们如此之作，救活回、汉之众，也有天理良心之好。”言罢咳了一声，又曰：“如此如此，我知你与彝众有同处之情，才不允我们去杀彝族。但我此来，并不需管事助势，管事袖手旁观为好。”言罢移开脚步，走去两丈开外。丁管事突然喝道：“你是刘十四的什么人？为何要挑起民族之间的残杀？”那汉扭转头来，笑道：“我是刘十四的义兄，姓温名家郎。已被汉族荐之为首，言语皆是说一不二。如此誓不瞒你，从此以后，我一定要向彝族挑战。”丁管事听得无可奈何，嗟吁不尽地望着温家郎的背影去得远看不见。方才返回屋中坐下，悻悻不安的待至日过夜来之际，方入寝休息。睡至次日天晓起来，慌忙洗漱完毕，吃过早饭，领着儿子走出门外，只往一座山林里去。





且述丁管事领着儿子来至山林之中，见得很多野兽搏斗，又开始研究野兽搏斗的取胜之能，手脚随着飞舞起来。练过一日之后，方才返回家中，吃过晚膳，又领起儿子来至月光之下，练得盘旋而飞，劲声呼啸，如同飙风雹雨一般。后在初更之际，方才返回屋里休息。次日天晓起来，吃过早饭，仍又领着儿子走入山中研究野兽搏斗。练至天黑之际，又返回家里吃过晚膳，待在夜临之际，仍去月下勤学苦练，不必细述。

却述丁管事领起儿子练过半月之后，又悟出很多绝技。心中大喜，兴趣勃勃的练至一夜之更，只觉四肢发木，浑身困倦。便入坪石上坐下，愣愣地望着皓月，冷落落地唱：“月弯弯，夜寞寞，寒气入面有泪落。矿山冷如荒丘地，厂垮挫了众人福。人无粮草心自乱，乱中肇祸有人哭。自古战争穷中起，如世无水绝万物。”唱罢俯下头来，又望望四周，只闻远处更钟直鸣，身近独有寒风拂面。心中感到十分凄凉，无可奈何的想起厂旺时期，众皆兴若群雁欢翱。如此厂垮之后，众人败若楼塌屋崩之散，真是令人泪下，难过万分地昂起头来，双眸愣愣地凝望星天。见得满空的星斗洒如散金碎银，显得晶莹奇美。丁管事看得兴趣突起，双眼盯着星星细观一阵，尤觉天罡北斗星的方位深有奥妙之际，只见星球渐渐化如细小的白点。白点越来越小，小得眼看不见之际。忽见东方露出一片辉色，方才恍然大悟。自言自语地说：“天都亮了。”言罢领起儿子，振着精神走入屋去。洗漱之后，吃过早饭，睡至日过夜来，方才起身吃了晚膳，待至初更之际，又入月下研究满天的星斗，不必细述。

且叙丁管事观了一月之久的星斗，方才悟出天罡北斗星的奥妙，与及月、日之间的变化。后来就将七颗干木栽成天罡北斗星的方位，桩顶抠削成臼，臼里各饰一个缸口般大的铁碗，碗里布满圆溜溜的钢蛋。后在铁碗之中的钢蛋上各饰一个银镀滑溜的太极球。然后跃上桩顶，开始研练天罡北斗功。





待得丁管事练成天罡北斗功后，已知武功猛晋一步，身形飘舞，好似腾云驾雾一般。心中大喜，兴致勃勃的写下一部天罡北斗谱，方才走入镜前换衣，突见镜里映出一发须初白的汉子。心中恍然大悟，惊愕道：“我、我的身躯，怎么变得如此苍老？我原来的头发，竟是黑漆光光的。”再向镜里一看，自己的脸色，虽有矍铄之色，但外眦稠有皱纹。拈指一算，自练天罡北斗功以来已是一年之多。心中一急，身若木雕泥塑的竖在镜前。片刻之后，方才无可奈何的叹曰：“我之一世，光阴荏苒，六旬开外，只嫌苍天给我的时间太短了。”言罢走入堂中，忙将儿子领入天罡北斗桩上，只教儿子演练天罡北斗功。

且叙丁管事教会儿子天罡北斗功之后，已是咸丰十年八月。只见江西人喜笑而来，欣然地说：“管事，你有这个如意的小子，真有晚年快乐之福。”丁管事曰：“我今一世，也只有这个小子遂得我意。”江西人曰：“你既有个好小子，就将这好小子测个好名字，才有吉祥如意之好。”丁管事点头笑曰：“你说得正合我意，我见小子生得身强体壮，脸色如酱，头垂长辫，我却要将这小子之名起为显武，以遂我的爱武之意。”江西人点头大喜，慌忙拉着丁氏父子欢蹦一阵。蓦闻远处暴出哓哓之声。慌忙一看，只见一群彝人披着黑毡来至百步之外，又见一条黑影从树巅上飞起，脚踏梢叶而过，身飘如鹤，手抡丈五之长的双叉，头披散发，黑衫卷入空中，长条条飞舞如迎风高展的长幡，也如一条玄布突从远处飘来彝众之后。吓得彝众哓哓不绝，左逸如流地来至身前，望着丁管事喝曰：“管事救命、救命呀。”丁管事长叹一声，望着飞来众后的黑影叹道：“彝众来至此境，向我求救。只欲好汉看在我的面上，高抬贵手，宽恕彝众之命为好。”那条黑影大笑一声，只见长衫渐渐垂齐地上，如同一根秃木稳竖一般。面目高入两丈之空，口里长笑一声。笑罢叹曰：“管事开了金口，俺就暂饶蛮众不死。”丁管事拱手笑曰：“多谢好汉开





恩。”那条黑汉笑曰：“俺今一世，只依回、汉之言，杀的却是蛮群。”丁管事叹曰：“依我之见，各民族要团结起来，才有平安之福。”那条黑汉笑曰：“管事只想民族平安，就不想想回、汉之众来至乐马厂，化成蛮贼之奴，造成辱恨万载之患。俺就绷忍不住，却要杀绝蛮贼，以报旧日之辱，才能甘得回、汉之意。”丁管事无可奈何，只得长叹不言。那条黑汉大笑一声，长衫一卷，飘飘荡荡地飞上树巅，脚踏梢叶而去。

且述丁管事看着那条黑汉在树巅上翱翔而去，口里冷笑几声，正想仰天而叹。急见彝众跪在身前，拜罢救命之恩，方才起身走了。

正管事看着彝众的背影，正在长叹之际，蓦见江西人愕然叹曰：“我生至如今，见这两丈多高的大汉，惊得我双目发呆，口有言语说不出来。”丁管事冷笑一声，又见丁显武怔曰：“世上的人，真有偌高的汉子吗？”丁管事摇头笑曰：“你们看错了，世上只有一种大神的谣传，却没两丈多高的长汉。”江西人不解地问：“方才之事，我们见得清清楚楚，却不是做梦。管事因何说我们看错了！”丁管事哈哈大笑：“你们应该知道，那条长汉就是乐马厂的刘十四也。刘十四有神偷之名，现用长身之诈威慑彝众，以怯彝众之胆，成全回、汉的胜算之好。”江西人不解地问：“我看刘十四是天生的长汉，管事凭何说彼的身躯有诈？”丁管事曰：“刘十四之诈，只骗得你们，却瞒不过我。我见刘十四的双叉，约有丈五之长。彼将双叉匿在衫中，缓缓的随着长衫而插在地下，双足站在两叉之顶，长衫随同叉杆垂齐地上，就令旁人看不出彼演魔术的破绽了。”江西人暨丁显武恍然大悟，愕曰：“原来如此，如踩高橇一样的绝技，弄得我们茫然不悟。”丁管事点头笑曰：“依我之见，刘十四有踏雪无痕的轻功，方才演出如此长身的魔术。”江西人喟然叹曰：“原来如此，回、汉之众才有如此猖獗之势驱杀彝众。可怜彝众势弱难胜，以后有崩





败之患。”丁管事听得脸色大变，无可奈何地说：“现在朝廷腐败，就有大乱之灾。因此敢说我现在不练天罡北斗功，就不能战胜刘十四也。”丁显武不解地问：“爹爹，我看刘十四的武功，却在我们之下，不知爹爹因何而忧？”丁管不叹曰：“我忧、我忧世上之事，时刻都有争先恐后的能人出现，我以后一死，虽然有你，但你只有武功，未经久战之事，因此令我不安。”丁显武曰：“爹爹，您是发须初白之人，以后就有天崩地塌之事。我也是您的继承人，您该放心为好。”丁管事点头叹曰：“我是离死不远的白头老人，希望你走遍乐马厂一趟，观看此境的名胜古迹，以后继承我的事业。”丁显武点头笑曰：“既然如此，我希望江西人陪我父子二人一路而去，以乐游山玩水之意。”丁管事点了点头。只见江西人摇头不允，口里叹曰：“你们要我去游山玩水，只怕我看见不平之事，烦死我也。”丁管事曰：“你也是个发须皆白之人。已经见过很多五颜六色之事，怎么说出如此之言？”江西人曰：“我见这腐败之世，却是眼不看，心不烦。如此愿弃耳目在家，想见的只是你父子二人，因此不去远处，以免我心中之烦。”言罢移开脚步，走向百步之外的草房里去。

且述丁管事见得江西人走后，方才领起丁显武返回堂中，吃过晚膳，已是日过夜来之际，入寝休息。睡至次日天晓起来，父子二人狂练一阵武功，方才返回屋里坐下。丁管事欣然大喜，望着丁显武笑曰：“我儿的武功，已成旷世之才。令我喜得称心如意，死能瞑目之好。如此吃过早饭，我们就去乐马厂走上一趟，欣赏此境的名胜古迹。”丁显武点头而允，欣然地吃过早饭，穿身黑衣短扮，腰系一条红带，挎着一柄镔铁剑走入堂中，跟在父亲之后走出大门外去。

且述丁显武跟在父亲之后走出门外，游目四望，只见门外有道砂峪，上是矿洞满山的嶂峰崢岭，处处都有台阶，道路通衢。丁显武望得笑生双靥之际，突见父亲曰：“原在乐马厂大旺之





期，遍处商旅繁荣，纵横数十里外驻下帐篷。日里人声嚣嚣，夜晚灯光遍地。显得满山旷野，都有灯火悬烁的光芒。又在这嶂峰崿岭之境，夜在山麓仰视，俨同黑夜里飞起万丈高的火花，也如夜宴洒下散金碎银，显得光彩缤纷的盘旋在山上、而发出喧嚣不绝的马铃、马蹄及咆哮的嘶鸣，俨在半天作响。宛若高人天空的霞厦上出现万马欢腾之状，众人以此吟为脍炙人口的‘乐马厂’。”

丁显武欣然大喜，心中如生一场美梦，也如蜜蜂见着二月之花，却有赏之不尽的姹紫之景。正是：花开一季影长在，矿山能留万古踪 双脚走遍乐马厂，处处生辉如仙宫。

欲知丁显武跟在父亲之后，游向乐马厂去，见得甚么景色？且看下回分解：





显武随父游九山 肖蠡大怒生杀气

且说丁显武欣然大喜，笑生双靥，游目四望，只见砂峪上面有座砖墙碧瓦的“万寿宫”。宫后有座红岩，岩上又是陡峭如塔的坪顶大山。山里的草木生得叶黄如金，就像一个巨大的金钟罩在地上一样。丁显武看看那山，又看看父亲，只见父亲笑曰：“那山名唤‘金钟山’。金钟山之东还有一座尖如笔竖的高峰，名唤‘癩子山’。你看，那癩子山生得最好！”丁显武又望了金钟山一阵，果然见那金钟山的东部有座陡峭的高山。

丁显武看得欣然大喜，跟着父亲来至一寺庙之前。只见父亲笑曰：“此地原来是歌舞集镇，镇外仍有矿洞，但洞里所生的朱提银矿都是黄辉色，众人以此吟为‘黄矿山’。”丁显武点头大喜，怡然地望望四周，只见四周光彩夺目，桂花卓艳。上是三所金碧辉煌的庙宇。左是“川株庙”，中是“熙王庙”，右是“土神宫”，下是“寿福寺”及“禹王宫”。每座殿里的佛像天真，帐帘纓纓如盛艳，香炉镀金焊银，壁印古鹿麒麟，四檐翘成金鸡口，脊上设起二龙头。

丁显武望罢五座彩殿，又见院中装饰着石狮、石凤、石猴、石鼓、石柱和各种观赏之物。丁显武边看边走，来至一座台阶上一看，上有舞台，下是戏场，左右都是整齐的石梯。轻风微微一吹，突然卷起浓浓的馨香。令人陶醉如醉。丁显武愣愣地凝视着馨香的源头，只见景木花开，尤有万紫千红的桂花鲜如霞雾，宛





如仙宫降世，宝光四射一样。

丁显武看得如痴似醉，愣愣地笑道：“我今之来，如进仙境一样。”丁管事点头叹道：“我见乐马厂一垮，这座寺院就冷落两年了，化成一座空场，真是令我不安。”丁显武突然醒悟过来，望望院中只有父子二人，庵里不见尼僧之踪。正如花无蝶忧，楼没燕愁；可怜锦娇歌舞地，化为荒丘遍野场。

且说父子二人在这院里逛了一趟，又跋腿走到黄矿山之北。只见一座大寺之前筑有一孔三洞桥，桥下流着潺潺的银溪。后又仰视一望，寺后有座高入云霄的红岩，宛如地上升起万丈火焰。丁显武正在仰视红岩，忽听父亲说：“这是‘红石岩’，岩顶上就是彝族的营寨。”丁显武点了点头，又见父亲伸起右手，往北一指，说：“与红石岩相连的那座陡山，名唤‘观音山’。因那观音山，昔如一位坐着不动的良女，后来采空了矿，方才垮成一座峭坡。但那观音山之北，原是肥沃的土地，常种满地的萝卜，众人以此吟为‘萝卡地’。”丁显武听得兴奋万分，点了点头，慌忙跟着父亲，移往观音山去。

父子二人来至观音山，只见一条小河顺壑流下，河岸上有数百人众淘觅河沙之中的粒堍。但河流之下突然传来嘲吼的喊杀声，声音由小至大的来在百步之外。父子二人闻声一看，蓦见一群彝族手持武器，手披黑毡，飞奔上来。后是一群白帽回众，手持武器驱赶。回众之后又是蓝衣短扮的汉族，手持武器大吼不绝，跟着回众驱赶彝群而上。慑得淘堍之众慌忙逃散，齐往山林里躲避。

丁氏二人见得大惊失色，正要前去平战，蓦见回、汉之众驱着彝群，如洪水推沙一样，瞬间便在百步之外。丁管事长叹一声，正在无可奈何之际。忽见一白帽大汉走将上来，手持长枪，血满双靛，口里喊道：“管事来至此境，焉不携助回、汉驱杀蛮众？”丁管事摇头叹曰：“我在两年之前，曾是彝家的掌库主簿。

